寶奎堂集

寶奎堂集卷四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劄子

爲王大臣謝

賜日下舊聞考劄子

欽惟我

皇上化洽黃圖治隆赤縣握璇樞於九寓覆無私而載無私拱珠斗於三垣會有極而歸有極和風雨而天躔箕斗開億年定鼎之模指山河而地控瀛滄鞏萬里建

瓴之勢

宸居壯麗紫宮之法象常昭

天府膏腴青簡之圖經宜訂紀春秋於燕國隋書已佚遺編考輿志於析津元代僅存殘稿惟史臣之載筆會事蒐羅取京邑之舊聞別加排纂北平著錄如合璧而聯珠西畯補遺欲溯原而竟委然以椎輪大輅實草創之難工況夫握槧私門更拘墟之不免衣縫百衲參差留紫鳳之形甕暵三家斷爛掞兎園之册沿坊巷衚衕之集定位多訛核燕都遊覽之篇稱名或舛至乃龍蟠

虎踞
神都之謨烈彌光萬戶千門
太室之規模式廓仰
天文之亂綴垂芒而交映松雲戴
奎畫之光華絢彩而遙臨平城奉
宸遊於上苑詎同六遂提封肅宫守於周廬難混九條
市陌循名責實洵莫掄其瑕瑜起例舉凡允有資於釐
定爰迴
乙覽

特發丙籤據原目以參稽不忘舊蒯

命儒臣以增考大酉瑯嬛部次州居稟析衷於

聖鑒旁搜博討徵典實於祕書廣體例於一十五門頭

若珠眉之照慎研摩於百六十卷蔚乎玉海之觀統鄴

勢於辨位正方燦螺紋於模山範水坐

明堂而出治經緯陰陽依

文囿而來歌翔游麟鳳左右庭曹司拱宿平分露扉鳩

班東西街肆隧闠雲遠涉炎風朔雪綜林麓陂池而畢

載蒔時豯養之區彙亦幾緊望以同編馮翊扶風之輔

封圻讀郛縣靡陋僑郡之分障塞九泥扼險紀重關之
設詭丁黄於計簿服疇而承賴
生成問謠俗於輶軒食德而長贍
雲日零璣斷璧既並綴夫瑣言淮雨別風亦兼存夫疑
案若經若史若子集百家之爐冶同歸曰原曰補曰新
增萬派之淄澠悉判若乃
大文炳燿關正論以開宗
睿什鏗鏘庸作歌於郎景訪瓊華之僊島空修調語於
移山望裂帛之重湖更識謠音於揑鉢詩標八景垂虹

非灑出之名莊號萬泉丹浒豈北流之脈鑿雕瀆海庋
別殿以生香鐘寫華嚴搆精藍而震響廣殫見洽聞之
助質實而悉奉
堯言括徵文考獻之全道古而頻邀
軒照況復細書夾注未辭盆嶽之塵乃至棨語分條許
附測蠡之見折以今之法度知大爲京而衆爲師煥乎
其有文章信述者明而
作者聖風宣首善依光諸近
日之誠地擬上旗數典表宅中之會金臺壯色玉笈增

輝臣等學謝論都才慚括地欣鑄成於
粢殿快覩則讀願干迴荷
頒賜於瑤墀祇拜則珍忠什襲際文物聲名之盛仰
朝章而涂軌咸遵上和親康樂之書慶
聖壽而華封同祝

爲王大臣謝

賜蘭亭八柱帖劄子

欽惟我
皇上治煥奎章學探蒼雅考六書於册府理統其宗究

八體於儒林藝通乎道鐫石發三希之祕追魏晉以導源拓滕驗淳化之遺闡鍾王以示範粤乃蘭亭製序鼠鬚曾掞鴻篇逮夫稧帖傳眞蟬翼爭誇妙搨彙一十六人之賦詠文漸佚於偏旁綜百十七本之裝褫品迥殊於甲乙溯諸家之攬古珠礫淆而耳食難憑惟內府之藏珍絹素完而手摹可信名高褚令記品題海岳庵中格重虞公會什襲晝禪室裏識鉤塡於承素猶存臥虎之形妙波趯於誠懸早勒戲鴻之帖快覩龍津躍劒董臨則已合雙身欣逢驪頷探珠柳蹟則重披初

本
命改移而試做傳神眞欲動三毫
勅彂補以加詳不損詎但傳五字
宸題分綴千葩羅羣玉之山
御札親擒萬派滙帝鴻之海緗函深護看耀日以騰光
翠柱環鐫象擎天而取數警蹙音之迭奏鏗鏘則金石
胥諧似泉水之交流源委則渭涇立辨超長睿元章而
作鑒欽永垂書斷眞評邁脩城定武而稱奇喜添播藝
林佳話從此摹來玉板網中盡得珊瑚何期

賚向銅鋪袖底忽驚虹月名籤黃紙瞻璧彩而爭攜帙覆紅羅拂墨香而共展在蔡薛湯京之上洵莫儷此佳珍備毫芒轉摺之全幸叨
頒夫善本臣等文慚授簡法昧撥鐙敬窺得髓之原徒切銘心之慕希趙子固之雅嗜莫喻精微讀桑澤卿之遺編彌疏考據圖成運筆豈免效夫鑽研訓稟正心願常深夫砥礪

爲王大臣謝

賜重刻淳化閣帖劄子

欽惟我

皇上道洽羲文神超奎晝訂圖書於册府苞括三蒼涵

金石於儒林覃精六藝珊瑚網就繙舊刻而久備甄羅

祕笈鐫成發新硎而重加釐次粵攷帖名於淳化允推

書學之大成自王侍書手定全函芸倉集腋惟畢太傅

家傳初拓

册府留珍爰紆

鑒賞於臨池

特勅編排於插架七百載源流可數當年之裒輯曾勤

一十卷甲乙都乖爾日之考稽未審於是詳辨凡將学
體臚衆解以參用所長因之兼倣紀傳標題惟
聖人能獨見其大魏官難改舞陽侯之尊號宜删泰刻
終淪當塗宰之遺碑斯準證御書於黃勅稽新舊史而
義叶編年考藝從於烏衣合大小令而名符譜系以至
稱官稱爵本從朔而無訛舉地舉名示指南而悉協攟
大文以跋簡如定論之在六經綴小楷以分行可依注
而求八體是用宣諸翠版勒以銀鉤紙動霏烟墨海之
虬螭竝躍本傳夾雪文園之奎璧爭輝搆

闕館以羅珍寓垂治還淳之義訖鴻章以見道知
同文觀化之源乃猶廣被
恩言並得均叨
珍賜縚繩捧到堆盤而古墨生香錦軸裝來度案而神
毫瑩彩黃紙籤名早下豈徒誇兩府叨榮絳羅覆帙分
攜眞欲笑千縑論直況復䄵存
行殿祕書添四庫儲藏嘉惠士林名札示萬年模楷從
此鏞華石墨欣一時獲覩其全還如初寫蘭亭洵百代
曾無此本 臣 等才拙操觚學慚識字得其門者或寡窺

波瀾而踳迂難尋擬諸言而不能仰
星雲而頌揚罔罄三禩敬奮幸逢稽古之
昌期什襲盈箱示奉正心之
寶訓
為總裁進
評鑑闡要劄子
臣等叨直
禁廷預修史牒時稟
睿裁之定論獲觀通鑑之成書惟閎綱備揭於

御評而
特筆僅臚於輯覽雖微文而咸備欲約指而末由非藿
闡要之編曷副尊行之實竊謂監水者見分深淺必至
虛而其照斯澄攬鏡者辨析毫釐非至明而其光易眩
傳疑傳信雖究知人論世之名言與學異師罕期摘伏
發微之卓識是以 臣 等每從授簡恒切紬書鋪陳祇囿
於尋端是正未徧於得間及奉
聖明之筆削盡袪史斷之混淆凡諸震聾覺瞶之創聞
胥是天理人情之極則循誦已久名言莫加約其大端

宜可條舉盡史例以編年爲要而傳國以表統爲先興
廢之間進退所係自彼界此疆之各私其主遂强予弱
奪而莫得其平伊古以來率沿其陋我
皇上出之以獨斷衡之以大公宋之二王以棄國流離
而見斥元之至正與共主位號而偕存俾知失乎天命
而難誑即欲托諸空言而無補布在方策昭然訓行至
皇朝興建之初值勝國社墟之會
天命斯集人謀允同彼大厦之已傾豈一綫之可續乃
猶

獨排羣議

中命紀年旣大書甲申之元又附著福王之錄所見者
大非徒捐百家忌諱之爲執中而權自能協兩儀覆載
爲量使前史早識此義將叢論何自而紛然其事爲臣
子所不敢言卽其辭亦游夏所莫能贊若乃折衷人物
訂證舛譌語之詳而擇之精删其繁以增其簡旁逮disc
辭而比事皆當傳後以法令特以卷過百餘文成數萬
欲標至義必綜大全臣等敬請勅爲一書昭茲億世詳
加甄錄細繹指歸謹繕全函恭呈

乙覽帙分十四而備條系八百而贏經
御撰者十之三
改批籤者七之五用是刊之
祕殿副在藝林證諸史之公是公非彰百王之心法治
法羣疑以之盡破成案不可復翻庶幾
教萬世之君臣永以爲訓詎止示三長之法式賴有是
書無任悃誠伏候
進止

爲總裁進舊五代史劄子

臣等伏桊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原由官撰成自宋初
以一百五十卷之書括八姓十三主之事具有本末可
爲鑒觀雖值一時風會之衰體格尙沿於冗弱而垂千
古廢興之迹異同足備夫參稽故以楊大年之淹通司
馬光之精確無不資其賅貫據以編摩求諸列朝正史
之間實亦劉昫舊書之比乃徵唐事者並傳天福之本
而攷五代者惟行歐陽之書致此逸文寖成墜簡閱沉
淪之已久信顯晦之有時欽惟我
皇上紹繹前聞網羅羣典

發祕書而讐校廣四庫之儲藏欣覩遺篇因裒散帙首尾畧備篇目可尋經呵護以偶存知表章之有待非當

聖世曷闡成編臣等將永樂大典所錄舊五代史按代分排隨文勘訂彙諸家以捜其放失臚衆說以補其闕殘復爲完書可以繕寫竊惟五季雖屬閏朝文獻足徵治忽宜監有薛史以綜事跡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嚴相輔而行偏廢不可幸遭逢乎

盛際得煥發其幽光所裨實多先覩爲快謹勒成一百五十卷分裝五十八冊各加攷證粘簽進

呈敬請刊諸

祕殿頒在學宮搜散佚於七百餘年廣體裁於二十三

史著名山之錄允宜傳播於人間儲

乙夜之觀冀稟折衷於

睿鑒惟慚疎陋伏候

指揮

恭進乾隆三十九年

起居注劄子

欽惟我

皇上德隆覆載化暢垓埏宏久道以宣猷溫肅協四時
之柄符用中以立極平成調六幕之和就如日而瞻如
雲物無不照聲爲律而身爲度動必可書臣等職領編
摩班依侍從傍
赤墀而載筆地近珠霄趨
紫禁而紬書光生玉簡表歲更臨於盛壯衍
瑞筴之無疆紀言莫罄於鋪揚仰
神謨之有煥伏見我
皇上紹

天闕繹萃
祖攸行
兩郊隆琮璧之文虔申祝策
九廟潔豆籩之奉慶洽居歆
圜宇祈年卜農祥而告備
右壇涓吉薦明德而升馨大采迎陽
朝日則躬勤秉圭
橋山展敬春途則祇敬鳴鑾明正學於
經筵克復契由仁之旨揭微言於

御論志勤乖愼憲之模
玉陛班朝旅賀而正衙列仗銅扉
莅政疇咨而昧爽乖衣欽
宵旰於堯階懋睡曦於
姒幄調匭愛景萬年稱逢閶之觴掖
輦承愉九奏叶咸莖之瑲式三朝以舞綵溫凊怡
顏臚五世以含飴雲礽繞
膝栩乃
山莊淸暑先諏仲夏之期囙之

翟鞈安程頻綏中途之頓祥凝松鶴瑤齋則
慈豫常顧界接興桓王塞則武功竝纘獮前禽於甫草
平開砥鹿之塲殪猛獸於巉崖直搗射熊之館旌門娖
隊服勤之諸部偕來
帳殿呼嵩述職之名王畢至洵詰戎之遠略爲柔遠之
常經至如蠻孽偷生螳猶拒轍
王師越險猿已亡林堅碉則百道平摧交轟雷礟危棧
則千尋直躡不藉雲梯先陳貳負之尸函封骨致待繫
谷蠡之頸飛走途窮雪捲蜇弧斷臂聲嚴於夾擊山鳴

鼓角攻心策稟於
先幾念執殳修戟之勤
褒申進律慨冒鏑攖鋒之志
恩逮承家維儲峙之芻茭本取資於帑藏勞嘉襄事優
錫沾粱盆之低義奬從公軫恤徧冉駹之部懷威絕徼
佇掃穴而犁庭食德窮鄉盡饔歌而軒舞詎有白蓮燼
敎自下左道之刑青犢成羣敢作齊民之害
命牙璋以餉銳
慮周而迅發戈矛馳虎節以臨戎令肅而頓嚴刁斗綢

遞十面河西方荼火與屯鎗試連環城下已鯨鯢就戮

掃巢焚之餘燼尙辨蕁車束檻送之羣俘同誅獨柳

威申服鎭懾儲氣於師干

貲賚加章勵純衷於子佩斥浮言之胥動諄詳而共喻

明綸予大節之無虧稠疊而均邀

旌綍田廬安堵望樂土以知歸租稅停徵荷

曠膏而殖業又若宏開册府廣弆瑱函鉛槧分曹大啟

西山之籍縹囊進御常呈

乙夜之觀酬世守於青箱附驥掛崇文之目戴

榮光於緑字盤虬貽石室之珍
辨豕誤而加徵三寫之訛必謹
飭珠還而務速一絲之戒毋忘聿推稽古之鴻謨允釐
觀文之雅化加以慎甄升於吏格精澄敘於官方卿月
分班青蒲
晝接郎星出牧丹扆
親掄重考績於三年黜陟秉裁成之義鑒官材於六省
去留昭核實之公訓大吏之祛私評確而先嚴藩臬獎
疆臣之稱職慶行而

特晉頭銜察宮府之漏言
恩猶寬於窮治申交通之厲禁
教必凜於防微權不旁移宿弊之根株盡拔法行自近
羣僚之誠勵同欽他如問寒暑於茅簷
心關暘雨計粥饘於蔀屋
念切桑麻因恪禱夫甘霖竝舉
羣祠之望更
哀矜夫庶獄悉蒙減等之仁
澤沛十行雍豫發加期之廩

惠周一路田盤增除道之鏹籌補助於津門移粟還盈
萬石
軫撫收於畿甸催科特緩三秋隄工則潰蟻纔傳早
覃施於賑務竈戸則哀鴻自輯仍紓力於商綱總教
洽丁黃慶盈篋於
壽宇益見耕餘三九頌樂利於康衢以及耆篤賡詩
寵備錫階之典情深宿草榮增
酹酒之儀護歸櫬而遄行膂履之懷常切選退才而給
札蒭荛之採不遺崇

臨試於儒臣鎭院則人欣鳴鹿
簡閱巡於節使賢宮則士樂歌芹五刑必審於爰書三
刺咸明於寬比凡此
福膺斂錫調玉燭以常輝皆由
道契升恒鞏金甌而益固
義精仁熟懋昭無外之模近悅遠來光啟久安之計我
皇上方且存誠不息履盛彌謙合要荒侯甸以覲成猶
勵精於夙夜順春夏秋冬以布令莫摹繪於
乾坤臣等才拙摛毫識慙窺管殫微忱於視草難名

帝德之崇閎濬積算於編年永紀

聖功之綿遠

爲軍機大臣議改定

郊廟行禮儀注劄子

臣等仰惟我

皇上敬事

昊天肅將

禋祀升中告備歷久彌虔大小臣工駿奔在列無不仰

瞻

聖敬欽服交深伏思隆禮所昭莫重於
郊壇大典以
聖人而事
上帝實有祗承感格之原至於升降周旋本屬儀文末
節自古兆於南郊器用陶匏掃地而祭其初固特崇簡
質逮後世經曲雖詳亦屬隨時損益並非緊本經文在
我
皇上莊敬日強
臨御三十七年以來從未曾因禮節繁多稍或憚於

親詣觀禮有必爲貴者以其內心記傳實爲可據是知
應
天以實不以文所爲合漠通微要在乎志氣之淸明不
僅藉乎度數之煩重今欣逢
聖壽周甲晉增而昭事之忱愈貞悠久自當略裁縟度
益萃精心以仰稱我
皇上致慤奉誠之至意竊惟
郊壇儀注薦獻受胙皆躬升壇行事惟展九拜禮時始
還至第二成所設拜位中間升陟頻煩原不過以登降

爲行禮之節其實實恭對越莫如就
帝臨咫尺之地本內志以交於神明其感孚尤爲切近
至於降
輦就幄尚在入門涖事以前而
躬親壇位尤係向年
加禮亦屬無關大體均當從容撙節以專致夫精明所
謂制禮之宜實在於此又如
太廟
社稷有與酌定

郊祀儀文相類者自應一併議及臣等敬謹公同詳議

爲總裁擬

進銷燬違礙書劄子

臣等遵

旨閱看各省送到違礙書籍業經將應燬之各書節次

查明開單進

呈請燬在案茲復將續行解到之書逐一檢閱查有若

干部均係必應銷燬之書謹另繕略節清單同原書進

呈請

旨銷燬再此項送到書籍內尚有應行抽燬及可毋庸
銷燬者外省辦理未免稍涉拘泥前經奉
旨交　臣等一併分別查辦　臣等查照原簽詳細酌核此
等違礙各書凡明季狂吠之詞肆意悖謬俱爲臣子者
所當髮豎眥裂其有身入
國朝爲食毛踐土之人而敢於逞弄筆端意含憤激者
尤天理所不容自當凜遵
訓諭務令淨盡根株不得使有隻字流傳以貽人心風
俗之害至若明初著作於金元每多偏謬之詞雖議論

乖僻已甚究非指斥可比又如明人時代在嘉隆而上
則何屬
本朝龍興以前或其書偶述邊事大抵係指韃靼瓦剌
朶顏三衛等部明史可證並非干礙即措語太涉荒唐
原不妨量予節刪似不必槩行全燬又明末福王所稱
年號現在
御批通鑑輯覽內已經載入其楊陸榮之三藩紀事本
末並經奉
旨存留凡書內有偶涉三王稱號而詞氣尚無違悖者

似亦當分別辦理又如類書之分門隸事叢書之分部
標目誌傳之分人紀載及各選本之臚列諸家俱與專
係一人一事必須全燬者有異此等遇有違礙亦祇須
酌量抽燬似毋庸因此槩廢其書又若錢謙益屈大均
金堡呂留良等誕悖已極其言之散見他部者固斷不
容稍有留存至在他人情狀稍輕所有違礙之處業將
本集銷燬其詩文別見查無觸悖者似亦不必悉事查
銷用昭差等又如明代印本而中及
廟諱字樣雍正以前印本而中及

御名字樣者在當時本無豫避之理祇須於板片內敬
謹缺改似亦毋庸槩將原書簽摘徒事紛紜又或一人
而數書者彼此原不相妨兩書而同名者前後亦多迥
異此等均須詳核區分不可彼此牽連致乖平允如此
分別酌辦於闢邪距詖之中仍寓進退權衡之義似於
事理更爲詳慎臣等謹於送到各書內揀出若干部俱
係應行抽燬及毋庸銷燬之本謹另繕略節清單同原
書粘簽進
呈是否如此辦理伏候

訓示臣等即行知會該督撫一體遵循其有續獲之書
及前此送進時係經雨黴濕未經臣等閱看者俱令其
即仿照此例分別辨明再行彙送核定具
奏再此項書內查有已燬重本俱毋庸覆閱又有沿途
遇雨黴濕難以翻揭者亦未便存留謹一併開單繳
進銷燬合併聲明

謝授翰林院侍讀

恩劄子

臣等職忝紬書學疎稽古幸遇

石文之世瑞集奎躔同升典校之司光依璧府
九重頒賚叨承
龍濊之加七略編摹愧乏涓埃之效乃仰蒙我
皇上俯垂
天獎特沛
綸言忽傳
鳳沼之褒榮驚荷
龍光之拔擢晉木天之華秩階轉三資換丹地之清銜
班登五品西崑盛事郎日喧傳東觀羣儒聞風鼓舞

聖主文明之治自古所無小臣
知遇之隆於斯爲極
恩榮逾分感激難名伏念臣昀起諸謫籍重直槐廳臣
錫熊拔自曹郎許登藜閣八磚甃步已叨再造之
仁三館抽毫濫預殊常之選何期金坡舊路更荷
隆施玉署新除彌沾
愷澤一時佳話爲縉紳之所爭誇千載奇逢實夢寐之
所不及頂祝而祇深抃舞省循而愈切兢惕臣等惟有
悉意丹鉛殫精緗素文章報

國冀少酬
高厚之恩夙夜在公益勉竭駑駘之力
謝授右春坊右庶子
恩劄子
臣
呫嗶微材草茅下士荷蒙
教育疊被
生成依
巡蹕以觀光
拔升薇省歷樞庭而奉職洊備郎曹自充校理之司未

有涓埃之效詞垣改秩遽叨
殊擢之非常祕館紬書方切寸心之負疚茲復仰承
恩命晉掌春坊受格外之
隆施實夢想所不到切銘中於夙夜非筆墨所能宣感
愧交叢悚惶曷既惟有殫心職業竭力編摩
鴻造雖名循省倍增其銜結蟻忱承矢庶幾上報夫
高深

謝授侍讀學士

恩劄子

臣草茅賤質呫嗶庸材欣蒙
大造之栽培疊荷非常之
恩遇
行廬授簡奏名而早直機庭祕館紬書改職而
特超郎省崇坊華秩旋進列於鑾坡侍
幄新綸更佽
光於螭陛念文章之報
國無補絲毫勵夙夜之在公常銘方寸涓埃未効循省
多慚茲者仰沐

鴻恩復叨
眷擢玉堂地迥獲升䂓草之崇班氷署銜清遽預登瀛
之榮選戴
聖主恩施之倍渥疇覆難名撫微臣積悃之交抒言詞
莫喻悚惶滋切感愧交并惟有篤意編摩殫心校訂精
詳蕆業冀稍申葵藿之忱敬慎持箴務自竭駑駘之力
謝授日講起居注官
恩劄子
臣叨蒙

拔擢改列詞垣洊被
隆施迴超常格荷
綸綍之疊霈方夢寐以難安茲復仰被
鴻慈晉充
講幄忝昨
恩邀簡畧依
光而獲廁淸班洎今職預貢除申
命而纔周匝月凡沐屢加之
寵澤皆叨逾分之殊榮感愧交深名言莫罄惟有矢衷

恪慎篤意編摩務自竭其駑駘冀稍酬夫
高厚

謝補光祿寺卿

恩賜子
臣佔俾膚材蓬茅賤質行廬授簡早蒙
擢於薇垣機地朁毫遂洊陞於蘭省自領紬書之秘職
倍邀
逾格之深仁改秩詞曹預槐廳之榮選晉躋卿列叨棘
寺之崇班撫衷而未効涓埃省已而常懷悚惕再期解

職彌深

魏闕之思千里還朝初奉

承明之謁方曠瘝之滋歉乃

優渥之遥加

天語親聆俾即充夫現秩

聖恩特被遽獲拜乎新銜撫臣分之多慚荷

寵而莫知所措戴

天施之曲沛沾膏而曾不逾時泂夢寐所難期實感惶

之交切臣惟有恪勤厲志敬慎在公冀抒葵藿之微忱

稍報生成於

大造

謝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恩劄子

臣江左寒微材質庸陋備蒙

聖恩拔擢

教誨生成凡夢想不到之

榮施皆

覆載曲全之鴻造撫心循分夙夜難安茲復仰承

恩命補授副都御史越列名之成格
特晉臺端超序轉之常階遽躋憲秩忝還
朝未周一歲計奉使甫及半年荷
稠疊之頻邀倍戰兢而靡措祗深愧懼莫磬涓糜臣惟
有恪謹持躬敬勤將事矢公矢慎實力實心冀少竭夫
駑駘庶上酬夫
高厚
謝
賜千叟宴詩劄子

欽惟我
皇上德合淸寧恩覃仁壽
重熙洽慶際六十年周甲之期
大衍申符肇億萬歲積籌之始啟韶春而祁愷禮重坐
賓引耆耇以宣
慈朋偕僊讌
帝歌賡作賡
前韻而丕廸
前光矢詩旣多咨國老以逮茲庶老備方圓於衆體無

非衢壤之謠叶唱和於元音如應葛天之舞況復吟聯
陪隸隨東觚以充庭還同譜製和聲紀南弧而協律彩
箋分後喜三千人會軼耆英
祕殿鐫來看卅六卷義符雅頌稽篇題於總集且古無
儔環元會於
昌辰新編遞續臣 星韶備職芸帙叨
頒欣盥頌於琅函敬修藏於緗籤體
作人而布化願臚陳樂職之詩忝奉使以採風惟同効
華封之祝

寶奎堂集卷四

孫男成沅謹重刊

寶奎堂集卷五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策問

乾隆三十年山西鄉試策問三首

問列傳創自馬遷歷代史家沿爲永式蓋其美惡具載首尾詳明於屬辭比事之中寓微顯闡幽之旨法綦善矣

聖天子覃精史學榮鏡今古既

詔儒臣修輯

宗室王公表傳著其勳績藏諸大常復念滿漢大臣事
蹟紀載未備
特命紬金匱石室之藏博考詳稽人立一傳據實排纂
以昭袞鉞之至公而示勸懲之大義煌煌乎甚盛典也
爾多士績學稽古蘭臺虎觀間異日必有能簪筆以鳴
國家之盛者其於撰次論定之法可不講明而切究之
歟夫作傳之體義例宜明考訂宜審而襃貶尤所宜謹
顧諸史皆不能無踳駁何歟史記世家列傳體製旣分
而淮陰一侯淮南衡山兩王獨入列傳其進退之旨安

在漢書以後皆不立世家矣而諸王列傳或敢冠臣傳之首或散見臣傳之中公主一也而或爲傳或爲表釋老一也而或爲志或爲傳其因時變例者亦能詳其故歟史記有滑稽日者傳五代史有家人義兒伶官諸傳宋史有道學傳皆體之不相沿襲者而或不免分析未當之譏然則發凡起例誠如何而可以盡善歟舊唐書之楊朝晟宋史之李熙靖何以皆一人而兩傳元史列傳旣有速不台而又別出雪不台旣有完者都而又別出完者拔都其乖謬滋甚然則考訛正舛誠如何而可

以無愧歟韋忠王育身事二姓而晉書忠義傳取之韓通周室忠臣而五代史削之其去取果有當否陳壽貶諸葛亮謂將略非其所長魏收譽爾朱榮謂韓彭伊霍無以過皆屬一人之私言然則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誠如何而始可以明法戒歟夫諸史之傳義博文繁略舉數端以綜大要其異同得失之故尙有不止於此者是又在諸生之能推類以盡其餘也

問三晉風俗淳厚本虞夏之遺而代有偏據尙勇任俠其勁悍之氣亦號難治在唐河東多故爲用武之地厥

後宋遼分壤名臣宿將率以武功顯我
國家重熙累洽六萬大同并恒革武健之習唐魏去福
齊之風固已比戶可封共稱樂土矣顧所以導揚美化
而防其變遷者其道貴守土者之責可不亟講歟古之
治斯土者保障之功久垂傳記自後代有名賢莫不乘
地因時循卓茂者維桑與梓成績猶可稽歟將謂政尚
嚴明而柳霞之刺霍州不用命者但微加貶黜示恥而
已徐有功之爲蒲州司法劉綰之令長子皆不假鞭朴
而人自感悟將謂治崇寬簡而田延年之守河東選尹

翁歸等爲爪牙以誅鋤豪強爲事辛雲京之尹太原有犯者雖絲毫不貸二者果遵何道耶昔人謂簿書期會俗吏之所爲顧案牘日繁民之情僞日出有非可以高言清淨者其庶幾如姜師度之勤於爲政汲汲於興利除弊乎夫爲治之道張弛異宜繁劇必資斷割之才而闊略適滋叢脞之失是將何術之操焉意者明不至察寬不至縱勤而不煩簡而不弛必如大程子之令晉城而後爲無弊歟周舉爲并州而禁寒食李暠守太原而禁不葬令其俗已革矣而如韓琦歐陽修之開墾廢田

程師孟陳堯佐之興修水利豈無可倣而行之者歟多士學古入官將膺民社之責宜講求有素矣其以切當者著於篇

問山西爲古帝王之都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今其地尚可確指而數之歟後叔虞封唐改號曰晉自兩漢書注帝王世紀左傳杜注及通典諸書皆以晉陽爲始封之地然考晉都於翼卽今之翼城縣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又左傳載晉所滅之國如揚如霍如耿如魏如虞諸公子所居之邑如蒲如屈所遷之都如曲沃如

絳如新田以今輿地考之不過平陽蒲州解絳隰吉諸府州之地在汾澮二水之間逮悼公以後疆土日闢於是晉之境始踰霍太山而北有鄔祁平陵梗陽涂水晉陽諸邑皆屬今之太原府矣地名雖易古蹟尚存能一一爲之辨證歟杜預解綿上以爲在今介休縣南漢魏以後寒食禁火西河尤甚似可信矣然左傳載趙簡子逆宋樂祁於綿上自宋入晉豈應路出於西河介休乎今翼城縣西亦有綿山萬泉縣南有介山能考其故實以判厥是非歟至於太原爲今省會即禹貢既修太原

左傳以處太原之舊而說詩者并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實之夫晉陽去周京千五百里玁狁乃西戎周人禦戎必不踰河而東也豈高平曰原古人通稱歟抑周自有太原尚可考而知歟晉陽在唐爲北都宋太宗旣平北漢降爲并州再經遷徙今之太原縣猶屬舊太原之一鄙而府治則并非初徙之榆次縣矣歷代以來遷并不一新名舊號輾轉相蒙此舛訛之所以日甚歟多士生長是邦其於山川形勢及古今沿革之故宜有聞之熟而見之審者盍詳言之以備輿志之採擇

乾隆三十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四首

問六籍爲聖人垂教之書窮經期於致用我
朝敎崇儒術慶爵學官正士子鼓舞奮興之會討論流別考較異同非皆夙昔所強學歟周易在漢有田氏焦氏費氏所宗何學鄭王兩家並出輔嗣之說何以獨行朱子兼取象占是言數者固未可盡廢歟占用九六而間有遇七八者厥義安在文言爲孔子第七翼而春秋傳穆姜已舉其文亦能得其解歟書分今文古文而漢代古文又有二今所傳者何本科斗書出孔氏壁中安

國之傳何以反與所注論語多不合堯典九族舜典六宗禹貢三江衆說紛淆將安所從耶詩二南王化之首何彼穠矣一篇鄭樵指爲東周之詩何以編入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又何以列於魏風也豳兼雅頌所謂一詩而三用者奚若春秋據魯史舊文惠公以前何以全無紀載論時月者周正夏正不同其說孰長杜氏何氏范氏三家之注又孰能不阿本傳而通其得失歟高堂生十七篇皆士禮天子諸侯郊祀宗廟之禮何遂全闕元人集儀禮逸經八篇而周禮冬官亦有取五官所屬

補之者其皆可信歟戴記本漢儒輯錄程朱以前表章中庸大學者尚有何人樂記一篇果足當樂經否歟兩浙文獻之邦傳習講明師承有自悉誦所聞將以覘蓄積焉

問上古作者未有專集班志著錄人不數篇建安而還詞賦漸彩於是有甄輯文章以行世者史家目爲總集其體昉自何人隋唐宋藝文志所列可悉數歟高齋十學士之本唐人無不熟精其理而眉山蘇氏獨譏之果不刊之論歟文粹文鑑文類代有專本其大旨之異同

安在或議文粹所登未廣而文鑑祇依江鈿初本不錄建炎以後則又將何所據以補其闕歟文苑英華文章正宗二書博約之旨見於平園周氏後村劉氏所論列者果悉有當否唐宋八大家之選其義例出茅氏特識歟抑有所本也專錄韻語始於徐陵後代名家輩出學者不能遍讀全集其以簡代繁宜也顧抄撮既多持擇各別孰爲分門孰爲類體孰兼舉歷代孰專輯本朝以至排比一時執友之作酬倡之什如篋中題襟者代有幾集集有幾家其純疵得失之故能縷晰而博論之歟

唐詩主客圖其派別何指更有摘句圖屢見於新唐書志亦能舉其凡歟選家之有標抹註釋其源何自東萊關鍵疊山軌範而外尚有可舉似者歟我

皇上聰明天縱集千古之大成

御選唐宋文醇詩醇二書爲學海津筏多士服習有年講肄所及宜辨之悉矣盍詳著於篇

問兩浙古揚州分域無餘之封防風之國其諸沿革所自起歟越絕書史記謂越境北至禦兒而乾道淳祐兩地志則以浙江爲自來吳越分界處或引唐人詩句證

之然歟否歟吳會稽分郡建議者何人鎮海軍節度移
治者何代其他裁并分析改隷來屬見於史者不一能
類舉而纏述之歟吳越建國所改置軍府名目五代史
職方考皆闕焉可博引他書以正其疏略歟宋人紀地
里者於浙東西爲特詳自臨安諸志以外吳興嘉禾越
州四明永嘉東陽括蒼皆有成書姓氏篇目見於郡齋
讀書志文獻通考者猶得約言其槩歟水道之在浙大
者獨有漸江環以巨海詳錢塘之名足知捍禦爲要仰
蒙

指示周詳順軌恬波固已永資利賴其他支流別浦脈
絡灌輸所在多有規其大略江以西爲武林爲天目江
以東爲金川爲雙溪爲新安爲東白爲姚江爲甬江皆
派之最著者而溫處二州之水又多不入浙江而徑達
甌海源委攸殊分合歸宿可一一指數歟堰埭陂牐覽
壩塍碶之利昔賢修舉頗備孰緩孰急亦曾爲之究心
歟夫晝野分疆辨方域之大綱而溝洫河渠所關綦鉅
維桑與梓習見熟聞索記披圖指掌以列寧數典而或

志也

問守令爲親民之官所使承流而宣化民生之利病係焉則凡考察之法殿最之方不可不亟講也三代以還言吏治者惟漢最爲近古史書所載激勸之道具備其治行之尤異者可悉數歟刺史以六條察郡國節目所具與周官六計果相合否歟唐之課吏有四善二十七最宋則有四善三最各區爲六等三等科條綦密矣而循良治蹟什不得一二焉且唐所置採訪黜陟之使宋所設磨勘保任之令其果一出於至公而不至滋弊歟

江左宋元嘉中始令守宰六期爲斷後代或以三十月
或以三周年爲考得失若何格例異同亦有可縷晰者
歟我
皇上勤恤民依肅清吏治愼簡庶僚綱舉目張爲唐虞
三代以來所未有屢奉
訓諭諄復告誡深切著明務俾百爾臣工益加警勉精
白乃心以分猷而宣力屬在有司思所以滌慮洗心仰
副
聖天子澄敘官方之至意者必如何而始克無慚夙夜

無負任使也夫弊吏以興廉爲先而敬事以勿欺爲本將以飭名檢而厲廉隅果遵何術哉吳隱之酌泉明志趙抃焚香告天鑑無前事之可師者歟利弊之源何以晰案牘之繁何以理教養之術何以興詰姦緝匪之何以令行而禁止推而進之必有握其要者諸生學古入官坐言起行原無二致可各抒所蘊藉以爲

當宁獻

乾隆三十五年廣東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賢之學莫要於存心養性虞書商誥所垂訓窮理

者必首闡焉而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其義安在大學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言心也夫子曰性相近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皆言性也人心道心之分氣質義理之辨可備繹歟程子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言固有互相發明者朱子傳註語錄尤闡抉無餘蘊能融會貫通揭其奥旨歟濂洛關閩接洙泗鄒嶧之眞傳其生平爲學之要舉以示人者緒言具在亦能

本其用功得力之處切言之歟二程師周子者也周子
謂主靜立人極明道謂下學上達在收其放心伊川謂
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淵源果相合否張子西銘與孟子
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而楊龜山疑爲闕略其論何如朱
子集羣儒之大成始受學於李延平晚年造詣果盡得
之延平歟粵東爲陳獻章湛若水講學之鄉桑梓流風
觀型倍切茲逢
聖天子精一　勑幾緝熙典學正多士抃舞奮興之會也
可先資拜獻昌言毋隱

問漢代取士有射策對策之制至唐而立秀才明經進
士諸科宋則制科進士二途亦並試以策其間節目所
具條列所分方略時務之名五道三道之格能臚陳歟
董江都三策最醇正何朱子尚未滿之鼂家令公孫丞
相杜欽谷永杜鄴所對策具載漢書孰優孰劣唐代制
策獨推劉賁其可傳者安在宋陳亮議論極偉而首舉
一策似有近揣摩之習者何歟東萊呂氏謂策須理會
經義而水心葉氏又以言無所用爲病然則將何如而
始可蘄至於古歟至於五言唐律所謂拘忌聲病約句

準篇者肇於何人嚴於何代高棅目長律為排律毛奇齡稱試律為試帖果有所據抑臆造歟唐試律皆六韻而亦有四韻八韻及限平限仄之不同者何也錢起鼓瑟李肱霓裳而外工其體者復有何人明楊載所論起承轉結上下首尾之法其信足為準繩歟夫詩文體製實繁源流亦廣今卽著在

令甲而諸生所習以發科者約舉其凡用覘心得盡親切言之

問嶺南地理始見於太史公書曰百越曰楊越皆是也

稱名各殊可纕釋歟杜氏通典以牛女爲越分野當星紀之次而春秋元命苞則以牽牛一星主揚越漢天文志又專言斗爲越分或謂羣惡殷於尾箕雄韶旁直翼軫諸說紛紜可析異同而詳辨其次舍歟漢置南海等九郡其直今廣東境內者幾郡後漢嘗徙交州治南海交廣春秋宋書州郡志所紀年月不合孰爲徵實唐宋東西分治皆冠以嶺南廣南之稱又以何時始省南字且史志所載建置不一爲州爲郡爲道爲軍爲路隸轄之制併析之由能撮舉其略歟夫粵東封壤負山環海

其大較也嶺山之脈絡有二支海之門戶有三路凡險
易衝僻界至廣袤之數可指諸掌而論列之歟至海外
雜國昌黎所云東南際天地以萬數者今莫不連檣接
舶會極朝宗亦能採綴名目證合史傳以備職方之外
紀歟周官大司徒安擾邦國在辨其山川名物而分野
建置形勢關隘又志輿地者所必及也我
國家重熙累洽化浹海隅體國經野之模至詳且備多
士生逢
聖世沐浴涵濡耳目所及宜知之悉矣其各數典以對

寶奎堂集卷五

孫男成沅謹重刊